

10-2020

十九大之際，從影片《戰狼II》淺談個人主義

Huoma MAN SHAN

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: <https://commons.ln.edu.hk/mcsln>

 Part of the [Critical and Cultural Studies Commons](#), and the [Film Production Commons](#)

Recommended Citation

滿山火馬 (2020)。十九大之際，從影片《戰狼II》淺談個人主義。文化研究@嶺南，67。檢自 <https://commons.ln.edu.hk/mcsln/vol67/iss1/8/>。

This 文化評論 Criticism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 Department of Cultural Studies at Digital Commons @ Lingnan University.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in Cultural Studies@Lingnan 文化研究@嶺南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Digital Commons @ Lingnan University.

十九大之際，從影片《戰狼Ⅱ》淺談個人主義

滿山火馬

二零一七年《戰狼Ⅱ》（以下簡稱：《戰2》）的上映，不僅刷新了中國票房資本紀錄，也被國內外多家主流媒體作為一種文化現象廣為報導。這位由吳京老師自導自演的「Captain China」，身披五星紅旗，腳踏雇傭土軍，一騎當千、百毒不侵、萬夫莫當地穿梭於各種槍林彈雨。他以一個近乎完美的個人英雄主義形象，懷著為搜尋殺害未婚妻真凶的內心執著，用精通十八班武藝這特種兵的身份，幫助解決了一個國際危機，片中盧靖姍(Celina Jade)飾演的混血美女無國界醫生猶如「007 幫女郎」般伴其左右。



（圖片擷取自：<https://kknews.cc/entertainment/og3av2m.html>）

筆者在此無意要談這部影片製作的優劣，因為粗看之下，不乏循文化研究角度分析的論文；也不會對影片進行文本分析，畢竟這是部動作片。至於《戰2》裏被國內輿論

津津樂道的民族愛國主義，由於筆者的學識、時間以及本文的篇幅均所限，無緣涉及，實屬無奈。在此筆者要談的是影片中表現的個人主義，作為傳統自由主義的重要元素之一，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之下，它為何可在「夾縫中」名正言順地昂首挺胸呢？

從小的政治哲學課中，有個老生常談的理論說法深深印在筆者腦中——「個人利益要服從集體利益，集體利益即是人民利益，也就是國家利益」，以致於筆者過往在家庭、職場，教會中，或多或少以「謀大局可犧牲小我」的潛思維來參與決策諸多事宜。這也吻合中國傳統教育中，以忠、孝為先的理念。另一方面，中國大眾傳媒中，只要是涉及民族主義的文化產品，皆以不同程度弱化個人，強化集體。於是，當筆者看完同樣是民族主義題材的《戰2》後，一反先前對這類題材的刻板印象，中國竟然也生產了「中國式007」，吳京老師也自帶了邦德式的神奇生物力場——永不中彈，並吸引美麗異性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影片中這位「Captain China」揮汗拼搏的行為，並不是完全為了國家集體利益，而是為了尋找殺害摯愛的未婚妻真凶，這一純屬個人情感的內在動因。

所以，看完後，筆者天真地單方面判定：吳京同志啊，這次你可攤上大事兒了，犯大錯誤了啊！《戰2》某種程度上違反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「主旋律」。再加上，同一檔期內的兩個因素跳入筆者視角。一是，有一部「三觀」正到無法再正，愛國「腰板兒」硬到不能再硬的同期電影《建國大業》做對比。二是，晁仁在二零一七年九月六日於《人民日報》理論板塊發表的文章：《堅決反對個人主義》。瀏覽其中說辭，雖然不一定對吳京老師有所指，但他也可算是「頂風作案」了。照以往筆者單純的經驗來看，

這會歸為《鏘鏘三人行》一類的文化作品，即你很愛國，但是對不起，你的愛國姿勢不正確。《戰2》的影院檔期一定像《讓子彈飛》一樣短命。



(圖片擷取自：<https://kknews.cc/entertainment/3ma8j43.html>)

神奇的是，在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下，《戰2》以約五十八億人民幣破了中國票房神話，也是第一部除了好萊塢電影外接近全球票房五十名的影視作品。在舉國歡慶十九大之際，廣電總局副局長張巨集森在接受中外記者訪問時（新華網，2017），特別讚揚了《戰2》，稱其為中國主流電影的新標杆。

除了廣電總局點名表揚了這部《戰2》，習大大在開幕會的報告中，就如以往各屆領導人一樣，表明中國共產黨反對一系列眾多與社會主義產生抵觸的思想主義，其中一條便是反對個人主義。在毛澤東文選中，也特別談到個人英雄主義和革命英雄主義的區別。革命英雄主義是把自己看成集體的一員，以集體利益為準則和優先，視自己的業績為集體業績的一部分。毛爺爺就極力反對個人英雄主義。那《戰2》中的英雄主義會被

定性為那一種呢？

之前有提過，影片交代過這位「Captain China」之所以有這樣的豐功偉業的內在動因是已故的未婚妻，此時個人利益和國家利益在片中恰好完美的絲毫不抵觸了。筆者很難去想像，如果兩者衝突時，中國式隊長又會做出如何的抉擇。或許正在開拍的《戰狼3》裏會有所交代，屆時可再令整個影片成為一部「三觀」正到不能再正的中國主流影片新標杆。

談到這，與過去相比，可以說有一個信號在中國發展成經濟大國的這些年中，越來越明顯，這就是，個人主義(Individualism)漸漸被大眾媒體有意無意的宣揚。在一份研究報告指出（金若沙與張晨，2010），中國的廣告裏反映的個人主義已多過集體主義。麥當勞的廣告歌「I'm Loving it」當年的中文翻譯為「我就喜歡」，王力宏的演繹膾炙人口。青春偶像肥皂劇《愛情公寓》在內地的一代年輕人中紅極一時，其「我的青春我主宰」主題歌也深入青年人的心中。在在都反映了那個時代的年輕人注重個性，尋求與他人不同的特點。如果能在這一群被個人主義薰陶以及在大眾媒體下洗禮的年輕人中，做一份有關個人利益和集體利益如何相互取捨的調查報告，相信會很有意思。



(圖片擷取自：<http://sh.news.sina.com.cn/20050426/235350728.shtml>)

八九年旅居國外的李澤厚先生和劉再復先生，兩人在對話中曾這麼說過：「個人主義源自西方」(劉再復與李澤厚，2010)。中國古代的諸多思想文化中皆缺少此類文化，甚至有反對。近代文壇裏，所謂受個人主義影響的文人，要麼是膨脹的(郭沫若)，要麼是萎靡的(郁達夫)，要麼是逃避的(周作人)，兩位飽經寒暑的先生都不認為這些文人具有真正的個人主義特徵。捷克學者沙拉漢(Shanahan)(儲智勇譯，2009)把個人主義看作是一種信仰體系，它將個人從傳統的束縛中解放出來，為他人斷言在一種道德結構高位中，並不只是建立在利己的基礎上。他還特意對中國讀者坦言，個人主義在西方已進入壽終正寢的時期。中國是一個歷史思想文化悠久的國家，希望可以在中國的土地上研究出一種超越個人主義的均衡思想文化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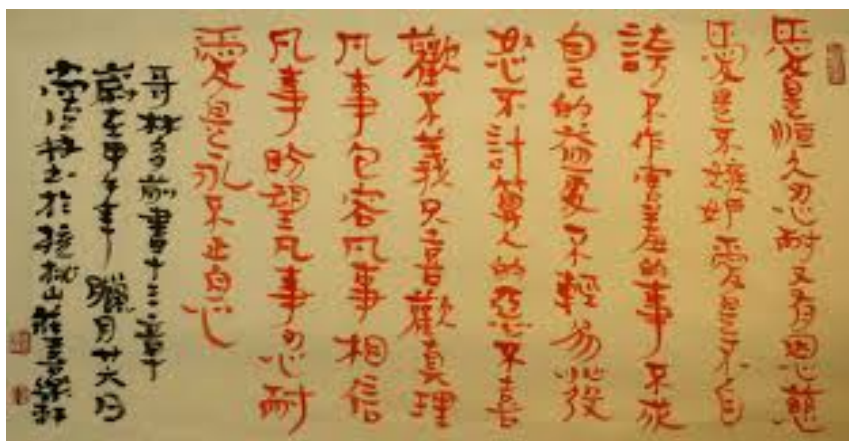
(圖片擷取自：<https://www.master->

[insight.com/%E9%A1%A7%E6%98%8E%E9%81%A0%EF%BC%9A%E8%AA%9E%E6%96%87%E8%AA%B2%E6%9C%AC%E4%B8%AD%E4%B8%8D%E8%83%BD%E6%B2%92%E6%9C%89%E9%AD%AF%E8%BF%85/](https://www.master-insight.com/%E9%A1%A7%E6%98%8E%E9%81%A0%EF%BC%9A%E8%AA%9E%E6%96%87%E8%AA%B2%E6%9C%AC%E4%B8%AD%E4%B8%8D%E8%83%BD%E6%B2%92%E6%9C%89%E9%AD%AF%E8%BF%85/))

李澤厚和劉再復兩位先生還指出：「健康的個人主義應該有公民意識，公民意識即是對公共權威的尊重，換言之，是對法律和各種規則的尊重。(劉再復與李澤厚，2010)」曾聽過嶺南大學中文系的許子東教授這麼談論過魯迅，中國的教育已很難再出魯迅這樣敢於批評的文人，鮮有韓寒。(不過他已專心賽車。)又想到許寶強教授在課上說的「狗智」，依我僅在中學時期拜讀的有限幾篇魯迅的文章來看，魯迅就頗有「狗智」的意味。(可惜的是，中國最新的語文教材中已刪去了魯迅先生的多篇文章，必讀課也改成了選讀課。)劉再復先生(劉再復與李澤厚，2010)也表明，相比較中國近代其他文人的個人主義，他個人更欣賞魯迅。筆者淺見，魯迅有種關懷社會，觀察老百姓的人文精神，有點像伯明罕學派的人文關懷。不同於其弟的是，他晚年在上海仍於體制下與人往來，卻敢於開言得罪某些人。稍作總結言之，無論是沙拉漢，還是李、劉兩位歷經磨難的先

生，所建構或欣賞的個人主義的通性，有點魯迅的味道，均不是建立在利己的基礎上，皆有種道德態度。

另外，《戰2》還有一點非常值得一提的是，片中這位非洲母親在人心動盪的危機時刻，領唱了一首《Amazing Grace》。在此就不必多介紹這首歌的背景來歷了，當聽到這首歌在影片結尾人設高潮之處播放時，筆者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咋舌之餘，筆者不停與坐在身旁的父母確認，在中國過去幾十年民族主義題材的大眾影視作品中，在筆者和筆者的父母有限的眼界裏，不曾見過有基督教的歌曲通過廣電總局的審批，被大眾媒介播放出來。（其實有些擦邊球，諸如中央台春節聯歡晚會有一年播放《我愛我的家》，歌詞涉及哥林多前書 13 章「愛的真諦」）



（圖片擷取自：<https://artist.artron.net/yishujia0266062/1-89864.html>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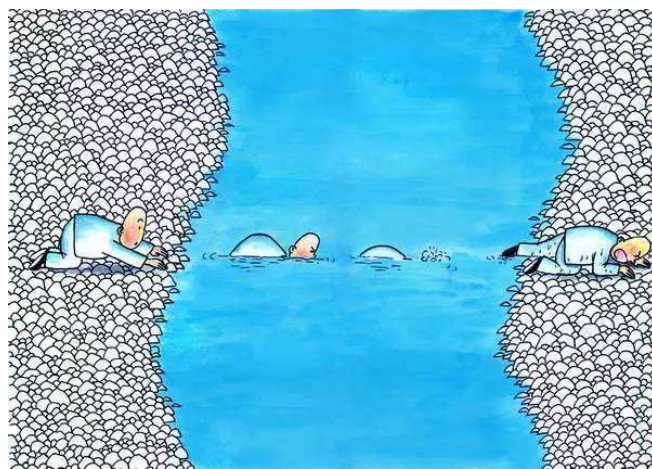
個人淺陋的認識是，基督教作為一種所謂西方信仰，她的歷史也推動著人類對個人主義的認識。舊約裏文士與法利賽人作為律法傳統的代表，把神的救贖體現在律法的身

體執行上。於是，出現了這樣一些極端例子，相信是違背摩西訂律法時的本意。也就是，哪怕心裏不相信，只要口裏承認，行為上正確，也能一樣得救。再來看，新約中主耶穌基督為我們的罪釘死於十架，這樣的救贖是白白得來的，讓我們因始祖亞當、夏娃犯下的罪行，而有機會與父神重修於好。於是，耶穌為我們建立了與父神直接溝通的通道，使我們可以通過禱告、靈修、服侍人等達到自我更新、生命更新的光景。但是基督教裏的個人主義，絕不是一種社會原子式的。主基督耶穌在世時，放低自己，為窮人的服侍，為門徒的洗腳，都表現出了一種無條件式的人文利他精神——愛人如己。

《戰2》中涉及的兩樣個人主義，都有利他人文色彩，符合文化研究歷史中的關注工人階級人文精神。正如馬國明老師在課中，十分強調「勞苦大眾」一詞，呼籲大家重新用回這四個字，重視普羅大眾裏底層人民生活。劉建芝老師也有自己對文化研究的人文主義的理解，十分關注中國農村建設和弱勢群體利益。總之，這種幫助窮困的人為出發點的務實又不失理論的道德態度，正是筆者在過去工作中所珍視的。

阿倫特說過，「極權運動是反對資本階級的個人主義，以及一切形式的個人主義。」中國作為一個歷史悠久、有著無數優秀傳統的國家，無論海外歷史上創造了甚麼主義的理論，進了國門都具有一定的中國特色。廣電總局是早早就審核過《戰2》，並事後高調標榜《戰2》。這裏面的是否意味著某些轉變，某些善意的信號在向外發放，筆者的解讀或許過於樂觀，雖然應該說是謹慎的樂觀。但有一點是肯定的，我國的教育、宣傳、意識形態等一直以來並不是一成不變的。我們看到的也是各方在互相角力的改革產物。正如鄧小平爺爺曾說過：「摸著石頭過河。」當然持不同意見者也可理解為阿倫特所說

的「極權主義個性中的可更改性和缺乏延續性」。隨著中國國門開放，根據我國教育部門統計（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，2017），二零一六年海外留學人數已累計超過四百五十八萬，其中已有超過 82%的人完成學業後選擇回國發展。筆者很有理由相信，這樣一個龐大跳出過「防火牆」的人數背後，會造成極其深遠的社會影響。究竟誰才是阿倫特描述下的「無思」群眾，相對主義的辯論下會變得無休無止和蒼白無意。



（圖片擷取自：<http://m.szhgh.com/show.php?classid=46&id=189172>）

Prof. Ackbar Abbas 教授在課堂的分享中提到，他將中國比作一個黑洞，無論這個國家說了甚麼，你都看不見裏面是甚麼，你要等他生產出了甚麼之後才知道他的真意。筆者暫時斗膽地不贊同他的說法。他的這種說法恰恰說明了他不是一名普通話為母語人士。中國的宣傳編碼自古已有千年的傳統，有如同英國每週在眾議院(House of Commons)的首相提問時間(The Prime Minister' s Question Time)，每次都有第一問題(the first Prime Minister' s Question)，每次都要謝謝主席 (Mr. Speaker)，主席說最多的詞便是安靜(Order)等等。這些都是要在特定語境下理解的，是種說話人的禮儀，也是給聽話人的一種安慰，

不理解者只會簡單地覺得是場作秀，是形式主義。同樣，中國的涵義只有在中國特色的語境環境中才可細細體悟。筆者非常敬重 Abbas 教授的學識和膽魄，當然包括他的語言能力，有理由相信除了英語，他的廣東話和普通話都相當優秀。但是，筆者也大膽猜想，他可能不會理解黨章裏「堅決反對任何形式的個人主義」和「反對個人主義」的區別；他可能不會特意去釐清「三個任何」和「六個任何」的區別；他可能不會留意某個主流媒體對人民大會堂內的紅色橫幅「偉大、光榮、正確的中國共產黨」的看似不經意的文字忽漏報導；他可能更不會留意這些紅色橫幅每年的內容也不同。這些都是內部強大角力後的產物，可能某些層面上被阿倫特說中，顯得極具易更改性。不過這也不正印證了鄧小平爺爺所說：「我們是在摸著石頭過河。如今的道路是鮮有經驗可借鑒的。」

十九大之後，我黨已把現今的主要矛盾定為「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」。當然，我國的優先次要矛盾也不勝枚數。重要的是，在眾多編碼媒體中解碼理解我黨要走的道路，當然，Abbas 教授所說的「看產出結果」也是必要的。《戰 2》撇開製作優劣因素，是個值得解碼一看的例子。或許筆者「謹慎的樂觀」態度已深陷 Stuart Hall 在編碼解碼中 (Code & Decode) 提到的「支配——霸權」立場(dominant-hegemonic position)，對於發信者的各種信號均表現出了一種意淫式的樂觀，自己不自覺也不得而知。

最後想用儲智勇老師 (2009, 譯序頁 2) 在他對捷克學者沙拉漢的譯序中的說法，來結束這篇折磨了筆者數週的功課：

「建立在少數人壓迫多數人基礎上的西方傳統，是否能夠代表人類知識發展的全部。作者認為，把代表性的規模作為正當性的先決條件不免過於簡化，即使西方傳統源於少數特權精英，也不應抹殺其具有影響和真實價值的可能性。而且，歷史的真實似乎也確實總是首先在某些特定的社會發展出先進技術，然後才對其他社會產生影響。」

參考資料：

1. 晁仁（2017年9月6日）。〈堅決反對個人主義〉。《人民日報》。取自
http://paper.people.com.cn/rmrb/html/2017-09/06/nw.D110000renmrb_20170906_2-07.htm
2. 新華網（2017年10月20日）。〈廣電總局：戰狼2 票房超56億 樹主流影片新標杆〉。《新浪新聞中心》。取自
<http://news.sina.com.cn/c/nd/2017-10-20/doc-ifymzzpv7358285.shtml>
3. 金若沙與張晨（2010）。〈中國廣告中的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的價值觀研究〉。《東南傳播》，9（73），142-144。
4. 劉再復與李澤厚（2010）。〈個人主義在中國的沉浮〉。《華文文學》，99，58-62。
5. 儲智勇譯（2009）。《個人主義的譜系》（原作者：丹尼爾·沙拉漢 Daniel Shanahan）。吉林：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（原出版年：1992）。
6. 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（2017）。《2016年度我國出國留學人員情況統計》。中國：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。取自

http://www.moe.gov.cn/jyb_xwfb/xw_fbh/moe_2069/xwfbh_2017n/xwfb_170301/170301_sjtj/201703/t20170301_297676.html